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編修<sub>臣</sub>曹城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許兆椿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十七

明

胡廣等

撰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音原叶

生民如何克禋

音克祀

叶

反以弗無子

叶

釁履帝武敏

叶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

叶

載生載育

叶

時維后稷

賙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

邠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

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

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精意以享謂之禋祀郊禋也弗之

言祓

音弗除也

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禋蓋祭天

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禋者神之也其禮以玄

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

顏氏曰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

郊重其事也然祠禋之禮不知所始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禋則是帝嚳簡狄之時已有神矣○孔氏

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禋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禋之嘉祥

又以高辛之世禋配祭故改為高禋

天子親往後率九嬪

音頻

御天子親

往敬其事後妃率九嬪從之侍御於祭焉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

音獨授

以弓矢于郊禘之前也

孔氏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太祝酌醴酒飲之於郊禘之

庭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氏曰韜弓衣也以緇布為之○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

足大指○朱子曰敏字當為絕句叶上韵爾

歆

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

音身懷孕也

也

孔氏曰左傳云邑姜方震

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風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

禮記內則注曰側室謂夾室也燕寢也

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

人迹而履其拇

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安成劉氏曰

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禘  
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遂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

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

華谷嚴氏曰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臨川王氏曰繇所

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也

○周公制禮尊

后稷以配天

孔氏曰周公以土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祖配天

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

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

慶源輔氏曰初生周

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益言其

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  
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華谷嚴氏曰  
首章述姜嫄禱  
而生后稷也然臣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

朱子曰後世所

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偽妄而并真實者  
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  
以為非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

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  
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

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

者矣

雙峯饒氏曰天地泰和元氣之  
會鍾為麟鳳非是有種而生

神人之生而有

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

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他末反

不坼

敕宅反

不副

孚逼反叶孚迺反

無蓓

音災

無害

叶音昌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叶養里反

居然生子

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



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畱難也

本草曰生物中羊產散易

圻副皆

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

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

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若是顯其

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裡祀乎而使

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華谷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慶源輔氏曰首

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受孕既本於天則降生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裡祀乃指首

章所言郊

保之事也

○誕寔之隘

於懈反

巷牛羊腓

符非反

字之誕寔之平林會

伐平林誕寔之寒冰鳥覆

敷救反

翼

叶音異

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

叶去聲

矣實覃實訐

叶去聲

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

新安胡氏曰集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

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

腓字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

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訐大載滿也滿路

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

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華谷嚴氏曰三章述稷生而見

棄之事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誕實匍

音蒲

匍反

克岐克嶷

音魚極反

以就口食蓺之荏

而甚反

荏荏荏苒禾役穰穰

音遂

麻麥幪幪

莫孔反

瓜瓞嗶

嗶

布孔反

賦也匍匐手足竝行也岐嶷峻茂之狀

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

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苒

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穰穰苗美好之貌

也幪幪然茂密也喑喑然多實也

錢氏曰旃旃如旗之旃○長樂劉氏

曰旃旃旃旃幪幪喑喑言皆異於常人所種

○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

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

去聲

同種植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

農師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植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華谷嚴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植之事○廬陵曹氏曰聖人一種殖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稟之異

可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

息亮反

之道

叶徒反

第

音弗

厥豐草

叶此反

種

去聲

之黃茂

叶莫口反

實方實苞

叶補苞反

實種

上聲

實裱

叶徐久反

實

發實秀

叶忽久反

實堅實好

叶許口反

實穎

營井反

實粟即有郤

他來

反  
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

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

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華谷嚴氏曰即萐草一端可以萐治也臨川王氏曰草盛曰萐治草亦謂之萐

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

疾賜反

其種也種

甲拆而可為種也裱漸長也

華谷嚴氏曰以上言禾之苗也

發盡發

也秀始穗也

華谷嚴氏曰以上言禾之秀也

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

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粟不粃

補履反

也既收成見其

實皆粟栗然不粃也

華谷嚴氏曰以上言禾之實也

邠后稷之母家

也

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蘆城是也蘆與邠同

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

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

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

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耕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邠使即要其成而言之耳

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

焉

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邠也○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

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誕降嘉種維秬

音巨

維秠

音鄙反

維糜

音門

維芑

音起

恒

音反

鄧

之秬秠是穫是畝

音蒲消反

恒之糜芑是任

音壬

是負

音扶委反

以

歸肇祀

音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孔叢子魏王問

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  
答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  
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

秬黑黍也秠黑

黍一稊

音孚

二米者也糜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遍

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  
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糜芑言

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谷華

嚴氏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安  
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  
始此矣○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  
以秬秠糜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  
之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

傷容反

或掄

音由

或簸

波我反

或蹂

音柔

釋

之叟叟

所留反

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都禮反

以輶

蒲末反

叶

載燔載烈

如字叶力制反

以興嗣歲

叶音雪又如字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掄抒

音暑

白也

曰謂抒米以出白也

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淝

音昔洮米也

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

安成

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

惟齋戒具修也

安成劉氏

曰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齋者散齋七日  
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污也  
蕭

蒿也脂腍

律音

膾

脚音

也宗廟之祭取蕭合

閤音

腍膾

如

反之使臭達牆屋也

鄭氏曰

腍膾間脂也與蕭合燒之

羝牡羊也

孔氏

曰祭不用北也

輒祭行道之神也

鄭氏曰

山行曰輒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

既祭以車轆之而去菩音倍轆音洛

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

曹氏曰宗廟與輒皆有尸燔烈所以為尸羞也

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

歲而繼往歲也

華谷嚴氏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輒祭也○廬陵曹氏曰

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籩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春籩以及

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  
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  
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  
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謹  
祭祀而重農  
事也如此

○印

五郎反

盛音成

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下與

今叶

胡臭賁時

叶上止反

后稷肇祀

叶養里反

庶無罪悔

叶呼委反

以迄

許乙反

于今

上與歆叶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

音泰

羹也

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於

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滑者肉汁也清音泣○臨川王氏曰釋之烝之蘆簋爵爵之實也甓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廬陵羅氏曰印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

疊山謝氏曰天地間

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鬻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

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

三山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羣神此章

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其香始升而華谷嚴氏曰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

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  
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

矣

華谷嚴氏曰言天之所享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教  
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郅而祀宗廟天心眷之

久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  
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盛在此耳○曹氏  
曰大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  
盛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是以  
上帝眷顧

無窮也

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

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  
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祭  
既言天之所以應答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  
至成王只是兢兢一心唯恐有罪悔以承天之休而  
不敢少替此即曾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有廣狹耳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  
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  
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芳臭之  
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  
致其誠取蕭取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  
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  
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  
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  
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  
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  
一敬畏之  
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

音傳

頌胙

之禮也歟

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

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頌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

舊說第三章八

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

當為八句則去呱訐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

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  
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之首皆有誕字

朱子曰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  
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安成劉氏曰此  
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  
樹藝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穫以供羣  
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  
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  
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  
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敦

徒端反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乃體反

戚戚兄弟

待禮反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

鄭氏曰勾屈生也芒而直曰萌

行道也勿

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

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

鄭氏曰雅

者設筵老者加之以几○長樂劉氏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

○疑此祭畢而燕

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

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

之筵而或授之几矣

朱子曰此詩上四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興兄弟勿踐是

勿遠意也○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甲坼成形而其葉泥泥然

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  
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  
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  
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  
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  
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

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

外矣讀者詳之

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

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

叶祥

授几有緝御

叶魚

或獻或酢

才洛

洗

爵奠斚

古雅反叶

醢

他感反

醢以薦

叶即

或燔或炙

叶陟略反

嘉穀脾

婢支反

臄

渠略反

或歌或訾

五洛反

賦也設席重

平聲席也

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

蹈藉也

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

長樂

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慶源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

洗爵酌

市流反

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單爵也夏曰醅

阻限反

殷曰單周曰爵

孔氏曰單畫木椽也

醢醢之多汁者也

孔氏

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醢所以濡菹有醢必有菹

燔用肉炙用肝臄口

上肉也歌者比

音備

於琴瑟也

孔氏曰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

徒擊鼓

曰罍○言侍御獻醕飲食歌樂之盛也

豐城朱氏曰侍御之盛言

其人之不乏也獻醕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備也

○敦

音雕下同

弓既堅

叶古因反

四鍤

音侯既鈞舍

音捨

矢既均序賓

以賢

叶下珍反

敦弓既句

古侯反叶

既挾

子協反

四鍤四鍤如

樹

叶上主反

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

孔氏曰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

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堅猶勁也鍤金鍤剪羽矢也

鍤宗

入聲○孔氏曰鏃者鐵鏃之矢名也 鈞參音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

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

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音全

奇音畸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禮記投壺曰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

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云云注曰一勝為賢尚技藝也純竝音全○儀禮鄉

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

執一算以告曰左右均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為雋也純竝如字 句彀通謂引滿

也射禮措音插三挾音挾一既挾四鏃則偏釋矣孔氏曰措者插

也挾謂手挾也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偏釋之也按大射禮播三挾一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如樹如手就樹

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懈

呼無敖

音傲

無偕

音佩

立無踰言者也

投壺注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

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同射戒今之懈故慢也偕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

或曰不以中

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

祖峻反

以不侮為德○言

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慶源輔氏曰此言既燕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

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為德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射故大

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為燕射  
於燕旅酬後為之○東萊呂氏曰按儀禮燕射如鄉  
射之禮射雖畢而宴未終舉解無算爵獻  
酌尚多故言酌大斗祈黃者於既射之後

○曾孫維主

如字或叶當口反

酒醴維醕

如主反或叶奴口反

酌以大斗

叶腫庚反或如字

以祈黃耆

叶果五反或如字

黃耆台

湯來反

背

叶必墨反

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

音其

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

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  
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埤雅曰周官  
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  
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 醕厚也大

斗柄長三尺

孔氏曰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挹之

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

黃耆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音誌云用斲音祈

萬壽

考古圖伯百父敦銘曰云云百音首又讀如囙敦音對

用斲眉壽永命多

福

考古圖齊豆銘曰云云

用斲眉壽萬年無疆

考古圖召仲父壺銘曰云云

伯菱類盤銘亦曰云云乃音考類音會

皆此類也台鮐

湯來反

也大老則

背有鮐文

孔氏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引導翼輔祺吉也○

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



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黃考曰台

背曰壽考曰維祺者則可見其為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者也相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急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也

###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

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

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

此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

不明辨之○豐城朱氏曰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

所以荅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

永嘉陳氏曰燕接之

間恩澤充足故言飽德

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疊山謝氏曰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

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泛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

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叶謨郎反

賦也殽俎實也

孔氏曰以牲體實之於俎也

將行也亦奉持而進

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曹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

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其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

言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叙

尺六反

公尸嘉告

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

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

九峯蔡氏曰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豐城朱

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

言而實以福言也

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

考古圖虞敦銘曰萬

年無疆令終令命虞音宴敦音對

倣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

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

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

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

尸以此告之

黃氏曰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

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  
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叶居何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

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

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

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

者戒之使之助祭為裸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

攝撿也○

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

臨川王氏曰其設之

也至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

而朋友相攝佐

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

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

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臨川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烝既飭同意○慶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蓬豆之靜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擯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纔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自此至終篇皆

述尸告之辭

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其儀物之盛也

○威儀孔時

叶上止反

君子有孝子

叶獎里反

孝子不匱

求位反

永

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

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

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  
仍奠其解○鄭氏曰舉猶飲也  
匱竭類善也○言

汝之威儀既得其宜

曹氏曰祭義以為主人則其親也慈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

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

又有孝子以舉奠

藍田呂氏曰孝子飲

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

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

可謂源源不竭矣

廬陵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

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即此公尸嘉告之意也於是下章言片嗣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永錫爾類之驗也○安

成劉氏曰此述尸告其嗣子之孝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蓮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下三章言室家之壺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也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苦本反叶  
苦俊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

才故

反脣羊刃反

賦也壺宮中之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脣

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



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孔氏曰七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膚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膚蓋亦各以其類為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其膚維何天被

皮寄反

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

孔氏曰僕御必附近於人

○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

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孔氏曰前章言祚膚此章因其

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膚維何其實先言祚耳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安成劉氏曰上

章言錫善而兼舉祚膚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發之以其膚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膚之事而必發之

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膚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膚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

○其僕維何釐

力之反

爾女士

鉏里反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叶獎

里反

賦也釐予

音與

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音院美女

也使爲之妃

音配

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慶源輔氏曰此

又問天命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予爾以賢女使爲之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鄭氏曰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

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曰觀行輩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定宇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予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鳧音鷺  
扶鷺於鷄反

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

孔氏曰長尾背上有文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本

草曰野鴨為鳧鷖鷖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

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廬陵李氏曰繹尋繹

前祭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故言

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醑馨則公

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慶源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

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及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

成就乎

尸也

○鳧鷖在沙何反公尸來燕來寧何反爾酒既多爾醑

既嘉

叶居何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叶吾未反

興也為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

息汝反

爾殽伊脯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滑酒之沸

躋上聲

者也

釋文曰滑與左傳縮

酒同義謂以茅沸之而去其糟也

○鳧鷖在藻

左公反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叶乎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大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

二十三

興也澗水會也

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

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

宗廟也

安成劉氏曰二宗字虛實不同

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賈

音賈

公尸來止熏熏

叶眉貧反

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

叶豐句反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叶居銀反

興也澗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廬陵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每章言各

不同者謂水鳥在水及水旁得其所耳

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

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虔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為助也下

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  
大也皆後言之漸重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指  
今日言爾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  
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後艱則積而

高大者可以常  
保而無墮矣

假

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

樂

音洛

君子

叶音則

顯顯令德室民室人

受祿于天

叶鐵

保右

音又

命

叶彌

之自天申之

并反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

重也○言王之德既室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

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

之也

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

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己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藍田呂氏曰既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宜民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既保右之又申命之也○朱子曰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既右之又申之也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章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龜山謝氏曰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安成劉氏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駁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千祿百福

叶筆力反

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

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千祿而

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

丁歷反

為天子庶

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朱子曰上二句是願

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廡

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  
以膺受畀付至於遠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言  
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  
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  
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  
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疊山謝氏  
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  
事之心○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  
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  
于此也有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  
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孟子引之甚得  
詩意○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今王之顯德固  
所以受福未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鳥路反

率由羣匹受福

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

福為四方之綱

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于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于聲譽者而言容

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綱乃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

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安成劉氏曰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兼適庶而言此及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為天子者蓋主為王言之也而上章則願其子孫之法祖此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豐城朱氏曰前章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其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為稱願之辭也

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叶羽反

百辟卿士

鉅里反

媚眉備反

于

天子

叶獎反

不解

佳賣反

于位民之攸暨

許既反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

東萊呂氏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曰大

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

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

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

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

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慶源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畧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若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

知愛媚于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脉自相貫通故在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休息

也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

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

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

歌之意也

書益稷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

情哉萬事墮哉九峯蔡氏曰臯陶續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  
○廬陵曹氏曰此二章朱子定為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前章然之事為將然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

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民之勞逸在下而

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

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暨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

音

廼疆廼積廼倉廼裹

音

候

糧

音

于橐

他洛反

于橐

乃郎反

思輯

音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啟行

叶戶

即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

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

后稷之曾

孫也事見豳風

孔氏曰

后稷生不密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

居

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

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場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音承

積露積也餼食糧糗

丘上聲

也

華谷嚴氏曰餼乾食糧米食

無底曰

橐有底曰囊

朱子曰皆所以盛餼糧也

輯和戚斧揚鉞

孔氏曰鉞大而斧小



大公六韜云大柯斧  
重八斤一名天鉞

方始也○舊說召康公名奭以成

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臨川王氏

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  
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  
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  
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  
逸之書必以太王王季文王為

曰厚哉公劉之於民

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

也

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  
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

也

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

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

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幽焉

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幽之事夫公

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已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東萊呂氏曰公劉內治既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

乾反 叶紛

既庶既繁

乾反 叶紛

既順迺宣而

無永嘆

他安反

陟則在巘

魚軒反 叶

復降在原何以舟

叶徒反

之

遙反之維玉及瑤

音韞

琫

必頂反

琫

必孔反

容刀

叶徒反

賦也胥相

去聲

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

居之徧也無永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

也鞞刀鞘

音笑

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

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

朱子曰容臭如今香囊是

也○安成劉氏曰臭者香物若茝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

○言公劉

至幽欲相土以居

曹氏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衆且繁矣○

鄭氏曰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問三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庶繁順宣者民之居也下章言居邑之成者君之居也其亦猶詩四章言居民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而帶

此劒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

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慶源輔氏

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且多也既順廼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

而無永嘆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  
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  
安者由公劉初時躬  
執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替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

良叶居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  
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

都為京師也

董氏曰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

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于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

難

竝去聲

曰語○此章言營度

待洛反

邑居也

王氏曰上章先定民

居而此章乃相字亦厚於民故也

自下觀之則徃百泉而望廣原自

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

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

叶於

蹢蹢

七羊反

濟濟

子禮反

俾筵俾

几既登乃依

同上

乃造

七到反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步交

反食

音嗣

之飲

於鵠反

之君之宗之

就用之字為韻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

孔氏曰曲禮凡行容大夫

濟濟士蹌蹌

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

几也

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

曹羣牧之處也

廬陵李氏曰牢閑也

以豕

為殽用匏為爵儉以質也

臨川王氏曰其飲也酌之以匏而已其食也執豕于

牢而已其儉如此厚民故也

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宗族人

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

廬陵羅氏曰宮

室既成而祭之曰落左  
氏傳願與諸侯落之

既以飲食勞

去聲

其羣臣而又

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

整屬

音燭

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

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

事見左  
哀五年

而致邑立

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朱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  
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

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  
及立宗事也○三山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  
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  
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  
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  
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

音丹叶多消反

度

待洛反

其隰原徹田為糧度

同上

其

夕陽幽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

廣陵

羅氏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長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

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

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

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

滿妹反

寒暖之宜也

孔氏曰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

相之也

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

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

作收則計畝而分也

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

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畊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

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

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啟之夏商稍稍葺治

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山西曰夕陽

廬陵

羅氏曰山西夕陽得陽故曰夕陽

始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

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税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

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

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

郊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

叶古反

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丁亂反

止

基廼理爰衆爰有

叶羽反

夾其皇澗遡其過

古禾反

澗止旅

廼密芮鞠

居六反

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

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

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

汭

朱子曰職方氏曰雍州其州涇汭注云在郊地即此也

鞠水外也○此章又

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

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

段氏曰史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此

事也○安成劉氏曰此以上叙其始之定居也

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

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

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鞠而居之而鹵地日以

廣矣

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北於此矣○安成

劉氏曰此以上叙其終之富盛也○慶源輔氏曰上五章旣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末章總叙其始終也其始來未有定居也故于邠且客寓焉截水橫渡亦始至時草創也宮室所須固不專在於厲鍛然伐木取材則始於此舉其始以該其終也止基乃理旣已定其所居則疆理其田畝民事不敢緩也後五句則言其終之  
庸大耳

### 公劉六章章十句

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自后稷以來至公劉

始稍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密蓋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以興也○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音迥酌彼行潦

老音

挹

音

彼注茲可以饘

甫云

饘

尺志反

叶昌里

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叶蒲彼反

卷十七

興也洄遠也行潦流潦也

孔氏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餽烝

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餽酒食也君子指王

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

酌也

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餽

曹氏曰道上流潦黃濁不可飲然蓄

之大器澄停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可用也

况豈弟之君子豈不為

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

如字又上聲

教之弟以悅安之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禮記表記注曰謂其尊親已如父母也

又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子

曰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壘

音雷

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

叶古  
回反

興也濯滌也

○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古受反叶  
古氣反

豈第君

子民之攸塋

許既反

興也漑亦滌也塋息也

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歸往也攸塋謂為民之所

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 洄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

音權

者阿

與歌叶

飄風自南

叶尼心反

豈第君子來游來歌

與何叶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第君子指王也

曹氏曰豈第君子樂



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  
矢陳也○此詩  
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也

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

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

慶源輔氏曰此

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  
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  
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  
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  
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  
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  
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  
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  
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  
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

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  
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伴音判與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

性似先公在由反矣

賦也伴與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  
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與優游矣又呼而告  
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東萊呂氏曰國

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與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  
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  
之所以戒之也○廣源輔氏曰伴與爾游矣言成王  
當此閒暇而來游于此也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

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為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閒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伴爾東萊先生以為祝辭是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召自此至第四章公得保傳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

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

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

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真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

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爾土字畎

符版反

章亦孔之厚

叶狠口下主二反

矣豈第君子

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

叶當口腫庚二反

矣

賦也畎章大明也或曰畎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

言爾土字畎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

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第

芳弗反

祿爾康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弗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東萊呂氏曰自二章至此皆嘆美之詞雖

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慶源輔氏曰言爾之受命既已長矣爾之享其福祿既已安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有馮

符水反

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子四方

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

德謂得於已者

安成劉氏曰謂行道而有得於已者

引導其前也翼相

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

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

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

在言語之間者矣

疊山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

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臯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

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

福祿之由也

慶源輔氏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

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天台潘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不自得人始也

○顓顓卬卬如圭如璋令聞

音問令望

叶無方反

豈第君子四

方為綱

賦也顓顓

魚容反

印印

五岡反

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

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

鄭氏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

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

此

東萊呂氏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顓顓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而四方

以為綱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顓顓印印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

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為

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鳳凰于飛翯翯

呼會反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反 鉏里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

說文曰神鳥也其像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領

鷄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麋麟同雄曰鳳雌

曰凰翩翩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

理或然也

九峯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咏其實也

藹藹衆

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翩翩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云爾

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定字陳氏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

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

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

音

于天

叶鐵因反

藹藹王多吉

人維君子命

叶彌并反

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疊山謝氏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為王

愛其民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

而以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

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

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後

世多以鳳比賢

人蓋本於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萑萑

布孔反

萑萑

七稽反

雖雖喈喈

叶居奚反

比也

永嘉陳氏曰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

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萑萑萑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雖雖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

之東曰朝陽

孔氏曰朝先見日也

鳳凰之性非梧桐

爾雅櫟梧又曰榮桐

木注即梧桐埋雅號曰青桐櫟鄂皆五其子似乳綴於櫟鄂櫟音羔櫟所覲反

不棲非竹實

不食萑萑萑萑梧桐生之盛也雖雖喈喈鳳凰鳴之

和也

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蓁蓁萋萋是以鳳凰雖雖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慶源輔氏曰此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朝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叶唐何反

矢詩

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蓁蓁萋萋則雖雖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

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

東萊呂氏曰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賢以

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

遂歌蓋繼

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

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以遂歌之而致其永嘆進戒之意而已○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廩陵彭氏曰此詩以章計十以言計五十四而猶云不多誠以言之感人有限聲之入人無窮維以遂歌庶乎朝夕聞之優游浸漬自足以興起其心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朝之車馬既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為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者即其實而言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則總叙

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至末章然後風王以今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此意最好蓋欲王自得之也召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矣

民亦勞止汙

許乙反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居毀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惓

七感反

不畏明

叶謨郎反

采遠

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

音祈

也中國京師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

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

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

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

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

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

誠覆邦家之人也

謹斂束之意懣懣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

也能順習也

九峯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

○序

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

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

亦可見矣

華谷嚴氏曰朱子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

語同列之詞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

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

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

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

若可知矣汙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為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者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



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國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通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通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通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通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通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

孔氏

曰康公十六世孫也

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

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

以謹惛惛

女交反叶尼猶反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為王休

賦也速聚也惛

音昏

惛猶謹

歡諠二音

諱也

華谷嚴氏曰惛

惛惑亂主聽也

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

鄭氏曰言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誘掖

之也○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速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諱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

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  
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  
**休美也**  
曹氏曰自二章

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  
也○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叶于  
**無縱**

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吐得  
**敬慎威儀以**

**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慶源

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進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

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疊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豐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脩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

起例反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以世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叶蒲寐反

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

叶特計反

賦也惛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

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華谷嚴氏曰舊說以

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

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慶源輔氏

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

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

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太諫

春秋傳荀子書

竝作簡音東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慶源輔氏曰惟詭隨之人方能委曲

逢迎以自固結於君也○華谷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悖固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

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正反反於正

也

慶源輔氏曰正反又甚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

○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

玉寶愛

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

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藍田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息民

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謹  
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  
之之詞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廬陵彭  
氏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綏曰惠寬而  
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怒也○  
天台潘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  
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第二章後二句謂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  
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  
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三章無俾  
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  
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  
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當簡反

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

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

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華谷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

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

民盡病矣而女

音汝四章同

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



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

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

慶源輔氏曰正者常

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疊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

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無怪也

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

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

叶泥消反

無然憲憲

叶虛言反

天之方蹶

俱衛反

無然

泄泄

以世反

辭之輯

音集叶祖合反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

叶弋灼反

矣

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

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

猶沓沓也

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

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于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于天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咎咎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慶源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此消索震攝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力加振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慶源輔氏曰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瘁者其有瘳乎○豐城朱氏曰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治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

所弗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語不然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措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從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讒五章言無為夸毘善人載尸也皆說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凡六章其間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

叶思邀反

先民有言詢于芻

初俱反

蕘

如謠反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

官為僚

定宇陳氏曰觀此言則其為同列相戒甚明

即就也囂囂自得不

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

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

其僚友乎

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

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豐城朱氏曰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驚驚然自得而不肯受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况於寮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虛虐反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其畧反

匪我言耄

莫報反叶毛傳反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叶許各反

不可救

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

貌

三山李氏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

耄老而昏也煬煬

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

之少

去聲

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

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

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已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臨川吳氏曰列子云曾不發

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豐城朱氏曰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龍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為謔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得而撲滅矣

○天之方濟

才細反叶箋西反

無為夸

若花反

毗威儀卒迷善人

載尸民之方殷屎

許伊反

則莫我敢蔡喪

息浪反

亂蔑資

叶箋

西反曾莫惠我師

叶霜夷反

賦也濟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殷

都句反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

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

善人不得有所為也

濮氏曰威儀盡亂侮老慢賢善人則如尸不復言矣

又言

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

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

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為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毘人則人或以為愛已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為也夫小臣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嘆



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  
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漸及於君矣

○天之牖民如堦

既元反

如麓

音池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曰益牖民孔易

以豉反叶夷益反

民之多辟

匹亦反下同

無自立

辟

賦也牖開明也

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

猶言天啟其

心也壘唱而麓和璋判而珪合

孔氏曰半珪為璋合二璋而成珪

取

求攜得而無所費

安成劉氏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

皆言易

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

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

之邪

定宇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僞者亦不難因開之易

而謹導之方可也豈可導以邪僻邪○東萊呂氏曰亂雖極矣導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與七章分明是譏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雖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介

音介

人維藩

叶分遣反

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

叶胡

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叶胡罪胡威二反

無獨斯畏

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

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

安成劉氏曰所謂樹塞門也

大宗強族

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

安而德其本也

三山李氏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寧矣詩

人以懷德惟寧間於中則宗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董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屏在內垣限內外恃翰以為築王者之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懷諸侯者在德若宗子則為城以禦患者也○廬陵彭氏曰王者之治親親為大雖用人以為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為翰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為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

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

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

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慶源輔氏曰自介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說及外大

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陳說及親自介人至大宗皆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者然維德之懷則王得其所恃以為安不惟如是而同姓宗子亦且為我之城矣言城則藩垣屏翰之功皆包之矣王若不務德以為本則城壞矣城壞而藩垣屏蔽亦皆傾圯而禍亂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用朱反

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

叶謨  
郎反

及爾出王

音往叶  
如字

昊天曰旦

叶得  
絹反

及爾游衍

叶怡  
戰反

賦也渝變也

朱子曰如迅雷  
風烈必變之變

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

也旦亦明也

朱子曰旦與  
明只一意

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

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

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

在茲者乎

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  
監在茲○慶源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

也囂囂也謹謹也蹻蹻也憂謹也皆戲豫之事也管  
管也憲憲也泄泄也夸毘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

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而興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息而不敬乎哉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

事而無不在也


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朱子曰

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

問此莫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

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朱子曰公說  
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  
者亦不過如此天與仁非有二也○豐城朱氏曰天  
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  
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  
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  
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  
板八章章八句  
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  
而因以  
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傳大全卷十七